
先秦時期諧聲聲符的選擇問題

沙加爾

法國國家科學中心

馬坤 譯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基於作者和白一平教授關於文字的想法，本文描述了聲符在漢字裏選擇的過程。本文認為，先民在創造漢字時，不曾意識到「聲符與被諧字既要同韻又要擁有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相近的基本輔音」這一原則。相反，古漢語文字裏存在著一套大約有 1,000 個聲符的集合，造字者從中挑出語音上的最優選擇，而那些擁有非最優聲符的形聲字則被淘汰。這導致聲符體系逐漸形成一個像音節表的系統。本文以該系統的 ***-aŋ** 韻為例，討論了此韻內各聲符的分工。本文認為，若一個形聲字的聲符兼有表義作用，是由於該主諧字和它的聲符擁有相同的詞根，即聲符是基於語音而非語義挑選的。本文還描述了如何同步運用同源詞組和諧聲系列得出關於上古音的推斷。新的聲符不能被隨意創造，本文展示了如何將已有形聲字作為新聲符來填補系統中的空格，從而使得聲符系統與語音系統之間更加契合。

關鍵詞： 漢字 聲符 歷史語音學

一、「諧聲原則」

漢字裏的諧聲聲符是如何選擇的？不少學者如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李方桂、潘悟雲等人認為，先秦時期造字者的頭腦中存在某種「諧聲原則」，即主諧字（聲符）與被諧字（諧聲字）之間應該存在以下關係：

- 韻部相同；
- 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
- 聲符的發音方法相同（塞音 / 塞擦音 / 擦音 / 鼻音）。

表面上看，「諧聲原則」似乎能夠解釋同諧聲系列的字為何常常具備上述關係。但實際上，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一方面，他們所依據的語音學觀點是古人無從知曉的（包括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另一方面，先秦時代尚無官方機構推行該原則。

二、另一種觀點

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沙加爾《上古漢語新構擬》（*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14）提出，上古時期的造字工作遵循一種更為簡單的策略，即逐字地尋找最優聲符（*faute-de-mieux phonetic elements*）。¹任何人都可以創造新字，但如果所選用的聲符並非最優，可能會造出其他更理想的諧聲字來加以取代，並最終為知識界接受。於是，諧聲系列所呈現上述特徵可歸結為對最優聲符集體選擇的結果。

由於每個諧聲聲符實際上都代表了一組共同特徵（韻部、聲母相同或相近），上古時期的約 1,000 個聲符形成了一個或多或少反映當時語音特徵的系統。從殷商甲骨文刻辭到戰國簡帛文字的發展來看，諧聲系統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朝著「音節表」（*syllabary*）的方

1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6–67.

向演化。表 1 即為這類「音節表」的一部分，反映了白—沙系統中上古 *-aŋ（陽）部的楷書文字聲符情況：

表 1：上古 *-aŋ（陽）部的聲符系統

聲母類型	*C ^ʕ -（無 -r- 介音）	*C ^ʕ r-	*C-（無 -r- 介音）	*Cr-
P (p, p ^h , b)	方彭	方彭	方（匚）	方秉丙
M (m, m̥)	亡	亡皿明	亡墜	皿明
T (t, t ^h , d)	尚宕	尚長	章昌尚象	長丈
N (n, ŋ)	囊		囊	
K (k, k ^h , g)	岡亢行	亢更行羹	薑強	竟京
KW (k ^w , k ^{hw} , g ^w)	光黃	光黃		
NG (ŋ, ŋ̥)	印		印	印
NGW (ŋ ^w)				
? (?)	央		央	央
Q (q, q ^h , ɣ)		享	向羊	京竟
QW (q ^w , q ^{wh} , ɣ ^w)	皇王兄 ²	皇	王兄	永兄
L (l, ʎ)	唐易		易	易
R (r, ʀ)	良倉唐		良兩量梁亮	
TS (ts, ts ^h , dz)	葬丹倉		丹	倉丹
S (s)	桑		相	相

我們可以發現，表中存在不少空格。造成空格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語言系統本身存在空白，即某類音節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相應的聲符。例如，上古漢語沒有 ŋ^waŋ、ŋ^wraŋ、ŋ^{wʕ}aŋ 或 ŋ^{wʕ}raŋ 等音節，正如日語中不存在對應 yi、ye 或 wu 等音節的片假名，而這裏的音節空白已算是比較有系統。有時音節類型的限制更大，例如上表的 q^ʕaŋ 音節的空格。二是，語言中存在某類音節，但

2 白—沙認為「兄」與「孟」*m^ʕraŋ 有詞族關係，將「兄」構擬為清鼻音 *m^ʕraŋ，見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111。但會議上幾位與會者指出，西周及戰國文字中的「兄」有時帶聲符「圭」（作𠄎），與 *m- 不符。今將「兄」改擬為小舌音 *q^{wʕ}raŋ。

並無合適的聲符來代表。³

在理想的音節表中，每一格僅有一個聲符，正如日語的五十音。而表 1 與這類理想的情形相去甚遠：有的格子包含了多個聲符。在上古漢語中，音節表某些格的聲符存在分工現象，於是古人對聲符的選擇便有據可循。例如，聲符「岡」總是代表 *k-，而「亢」代表 *k^h- 或 *g-（這類 *g- 可能由更早的 *N-k^h- 或 *m-k^h- 衍變過來），「行」則代表 *g-。上述分工正與上古漢語的三類塞音相對應，即不送氣清音 *k、送氣清音 *k^h 和濁音 *g。類似的情況如，*-o 部的聲符「菁」（*k-）、「口」（*k^h-）、「侯」（*g-）也體現了三種塞音的對立。聲符的分工還可以反映咽化（pharyngealized）與非咽化（nonpharyngealized）的對立。例如：「桑」總是代表咽化的 S^ʕANG 類，而「相」代表非咽化的 SANG 類。聲符的分工有時也反映了介音 *-r- 的有無，例如：「章」、「昌」從不充當帶 *-r- 介音字的聲符，而「長」、「丈」正與之相對。通常情況下，我們可以在表 1 各格中發現以下情形：某些聲符只能出現在特定的語音環境，代表某幾類音節類型（可稱為「最限制聲符」）；與之相對，某些聲符承擔的功能更多，沒受那麼嚴重的語音條件限制（可稱為「全能聲符」）。例如：「彭」只能代表咽化的 *P^ʕ(r)aŋ，而「方」不存在這類限制，既能代表 *P^ʕ(r)aŋ，又能代表 *P(r)aŋ；「明」只能代表帶 -r- 介音的 *m^(ʕ)raŋ，而「亡」卻沒有這樣的語音條件限制；「章」、「昌」分別代表 *taŋ、*t^haŋ，而「尚」可以代表 *taŋ、*t^haŋ、*daŋ 三類。類似的情況在上表所有格中都可以觀察到。

3 Laurent Sagart, “L’emploi des phonétiques dans l’écriture chinoise,” in *Écriture chinoise: Données, usages et représentations*, ed. Françoise Bottero and Redouane Djamouri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2006), 35–53.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HAL-SHS (Hyper Article en Ligne - Sciences de l’Homme et de la Société), April 6, 2010, accessed January 11, 2019,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103227>.

三、檢測方案

有時兩個聲符的音讀看似相近（如，表 1 的「竟」、「京」在 *KRANG 和 *QRANG 兩格），我們可以通過一定手段進行檢測，以考察我們對其構擬是否遺漏了某些音韻上的區別。所有的上古詞彙都可以歸入相應的詞族，同族詞之間詞根（root）相同而詞綴（affix）相異。同根字之間又有相同的聲母和韻母，理論上適合用同一諧聲聲符來書寫。於是，如果兩個聲符之間有對等關係，所有相關的詞族通常情況下會在二者之間產生隨機分布。當兩個諧聲系列的義項之間存在高度重合時，我們就可以判斷這兩個聲符是對等的。例如，「竟」和「京」兩系列的情況如下：

聲符「竟」（《漢文典》#752、#754）：⁴

竟 **[k]raŋʔ-s* > *kjaengH* > *jìng* ‘end, in the end’（結束，最後）

竟 **[k]raŋʔ* > *kjaengX* > *jìng* ‘boundary’（邊境）

境 **[k]raŋʔ* > *kjaengX* > *jìng* ‘boundary’（邊境）

競 **m-kraŋʔ-s* (~ *C-kraŋʔ-s*) > *gjaengH* > *jìng* ‘strive; compete’（熱中於；競爭）

鏡 **C.qraŋʔ-s* > *kjaengH* > *jìng* ‘mirror’（鏡）

聲符「京」（《漢文典》#755）：⁵

京 **[k]raŋ* > *kjaeng* > *jīng* ‘hill; capital city’（丘；京城）

鯨 **[g]raŋ* > *gjaeng* > *jīng* ‘whale’（鯨魚）

景 **[C.q]raŋʔ* > *kjaengX* > *jǐng* ‘a kind of coat’（一種外衣）

景 **C.qraŋʔ* > *kjaengX* > *jǐng* ‘bright; image’（明；光景）

上述兩組系列中有一例交涉情況，即：「景」**C.qraŋʔ* > *kjaengX* > *jǐng* ‘bright; image’（明；光景）與「鏡」**C.qraŋʔ-s* > *kjaengH* > *jìng* ‘mirror’（鏡）。⁶但

4 高本漢著，潘悟雲等編譯：《漢文典（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頁 332。按：所採音擬音為白一沙系統，並非高氏構擬。

5 同上注，頁 332–333。

6 《釋名·釋首飾》「鏡，景也，言有光景也」，《說文·金部》「鏡，景也」，皆用聲訓。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謂之鏡。此以疊韻為訓也。」根據傳統小學的觀點，「鏡」、「景」二字音近義通。

這並不意味著聲符「竟」、「京」完全等同，只反映它們在使用時存在部分重合。「京」系列中還存在中古來母字（l-）：⁷

亮 *[r]aŋ-s > *ljangH* > liàng ‘brightness’（明亮）

諒 *[r]aŋ-s > *ljangH* > liàng ‘sincere; trust (v.)’（真誠；〔動詞〕信任）

我們為上述兩字構擬了上古聲母 *[r]，*[r] 具體可能是 *k.r-。而「竟」系列的音節類型有限，當中不存在 *k.r- 型聲母。

如果我們構擬出兩個語音相同的諧聲系列，但它們之間不存在交涉，就必須考慮是否遺漏了某些音韻信息，亦即相關聲符在上古時期並非同音關係。當然，上述檢測適合字項較多的諧聲系列。根據這一原則我們發現聲符「羊」與「易」、「午」與「五」之間存在差異，其讀音並不相同。但如果這兩組諧聲字中其中一組、甚至兩組的字項較少，運用這一原則時便需當心，因為我們很難判斷缺乏重合現象是否出於偶然。

四、諧聲聲符的選擇範圍

根據前文的分析，總體來說古人對諧聲聲符的選擇並無太多餘地，表 1 各格在多數情況下為一個限制聲符加一個全能聲符。在詞族中，聲符同時充當義符的機會不大。至於「形聲兼義」現象（許慎稱「某亦聲」），正由於主諧字和被諧字屬同一詞族而造成，即它們詞根相同，適合用同一聲符書寫。因此聲符選擇的唯一理由還是語音。

五、諧聲聲符的認知實現及可學性

在戰國簡帛文字中，同一書手寫同一（諧聲）字時，該字的義符雖在不同竹簡裏時或存在不同寫法，但聲符很少有變化。⁸ 這表明

7 高本漢：《漢文典（修訂版）》，頁 333。

8 Imre Galambos, “Patterns of Variability,” in *Orthography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 (Budapes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2006), 127–42.

古人主要以聲符為線索，將大批形聲字分類儲存在腦海裏，而義符在這一過程中是次要的，書寫者可以在具體使用時臨時選取。由此可見，在上古階段的漢字學習中，掌握聲符系統是學會文字很重要的一部分。

六、新聲符不可隨意創造

語言中的某些音節，在文字裏不一定有相應的聲符。如「頰」*ʔ^hat 無適當的聲符，只好用韻尾有差異的「安」*[ʔ]^ha[n] 作聲符。在選用古文字聲符時會遇到一種困難，即人們不可以隨意創造新的聲符，因為當時並無官方機構規範聲符的使用。這類機關見於後世別的國家，例如蒙古八思巴文、朝鮮諺文等東亞文字是在忽必烈汗、世宗大王等領導的政權干預下創製並且推行。中國早已有廣泛使用的文字，儘管諧聲系統中存在空格，但並未嚴重到需要國家干預的程度。在沒有能夠規範聲符使用的中央機構的情況下，若某人創造了新聲符，其他人不會瞭解背後的意圖，新聲符便無法為大眾所接受。故新字的產生總會受到現有聲符系統的限制。

七、聲符的衍生

儘管不能創造新的聲符，但實際上仍有辦法加強聲符與語音系統的適應性，即將現有的形聲字作為二級聲符使用，讓它對應更具體的音節類型。以聲符「女」*nraʔ 為例，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女」可以對應以下音節類型：

$$N^{(i)}(r)A(?)$$

該音節可以是咽化或非咽化，可以帶或不帶 *-r- 介音、喉塞音：

1. 女 *nraʔ > nrjoX > nǚ
2. 汝 *naʔ > nyoX > rǚ (河名)
3. 汝 *naʔ > nyoX > rǚ (人稱代詞)

4. 奴 *n^ʰa > nu > nú

5. 如 *na > nyo > rú

在初期，該系列不存在專門與咽化或非咽化音節對應的聲符；後來，在聲符「女」的基礎上分別加注義符「水」、「口」、「手」，形成了「汝」、「如」、「奴」三個形聲字，它們應當是「女」系列（《漢文典》#94）中最核心的成員。⁹「奴」*n^ʰa 字形成後，它專門用來寫咽化聲母的音節（即 *N^ʰ(r)a(?)），從而取代了聲符「女」的相關功能：帀 *n^ʰa、弩 *C.n^ʰa?、怒 *C.n^ʰa?、拏 *n^ʰra、拏 *n^ʰa、笄 *n^ʰra、駑 n^ʰa、拏 n^ʰa；與此同時，「如」專門用來寫非咽化聲母的音節（即 *N(r)A(?)），帶或不帶介音 *-r- 及喉塞音 *-ʔ：帀 *nra、裯 *nra、洳 *na、洳 *na-s、茹 *na?、茹 *na、茹 *na-s、駕 *na、恕 *ṇa-s、絮 *s-na-s；聲符「女」則只用來書寫與「女性」一詞完全同音的字，如：糗 *nra?。

於是，在上古漢語的中、後期階段，某人要在「女」系列中創造新字，就不能隨意地選擇聲符：若該字與「女」*nra? 同音，則最優聲符為「女」本身；若該字為非咽化音節（*N(r)A(?)），則最優聲符為「如」；若該字為咽化音節（*N^ʰ(r)a(?)），則最優聲符為「奴」。

我們認為，上述情形並非出於具體某人的選擇，而是社會成員在造字過程中對聲符不斷篩選的結果。「女」系列中聲符分工的情形雖然是自發形成，但是非常整齊，反例少到令人費解，似乎不太自然。幸運地，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例外：「拏」*n^ʰra 有時也寫作从「如」*na 聲的「拏」。

利用這一自發的過程，早期漢語的諧聲系統可以不斷得到充實，讓讀者從聲符得到更具體、精確的音讀信息，進而從腦海中的詞彙庫裏取回書寫者心目中的詞彙。

9 高本漢：《漢文典（修訂版）》，頁 46-47。

引用書目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Galambos, Imre. *Orthography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 Budapes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2006.
-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 潘悟雲等編譯: 《漢文典 (修訂版)》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7 年。
- Sagart, Laurent. “L’emploi des phonétiques dans l’écriture chinoise.” In *Écriture chinoise: Données, usages et représentations*, edited by Françoise Bottero and Redouane Djamouri, 35–53.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2006.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HAL-SHS (Hyper Article en Ligne - Sciences de l’Homme et de la Société), April 6, 2010,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103227>.

The Selection of Phonetic Elements in the Pre-imperial Chinese Script

Laurent SAGART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Translated by MA K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Based on ideas of the author's and William H. Baxter'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phonetic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script were selected. It argues that creat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not aware of a principle requiring a phonetic element and the word it wrote to have (a) the same rhyme and (b) initial consonants of similar manner and place of articulation. Instead, a finite set of some 1,000 phonetic elements existed and creat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elected from that set the element that gave the best phonetic match. Characters that were unable to give a good phonetic match were discarded. This led to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phonetic elements into a syllabary-like system. A fragment of that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the *-aŋ rhyme, is presente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workload of phonetic elements within the *aŋ rhyme. While, in addition to its phonetic function, a phonetic element also seems to play a semantic role in a particular charact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honetic itself and the character which contains it share the same lexical root: the phonetic was selected based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at common root; and thus it was not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semantic considerations. The paper also describes the inferences on Old Chinese pronunciation that can be drawn from a simultaneous consideration of word families and phonetic series. Although new phonetics could not be created *ex nihilo*, this paper shows how empty slots in the system of phonetics could be filled through promotion of existing *xingshēng* (phonetic series) characters to the status of new phonetic elements. The result was improvement in the adequation of the system of phonetics within the language's phonology.

Keywords: Chinese script, phonetic elements, historical phonology